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無國籍華文文學：在台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

Literature in Chinese without Nation: The Pre-history of Mahua Literature in Taiwan, or, Non-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

doi:10.6752/JCS.200603\_(2).0006

文化研究, (2), 200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2006

作者/Author：黃錦樹(Kim-Chew Ng)

頁數/Page：211-25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603\\_\(2\).0006](http://dx.doi.org/10.6752/JCS.200603_(2).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Literature in Chinese without Nation:  
The Pre-history of *Mahua* Literature in Taiwan,  
or, Non-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

—Kim-Chew Ng

無國籍華文文學\*：  
在台馬華文學的史前史，  
或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  
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

黃錦樹\*\*\*

\* 不論用華人文學還是華文文學，都有其困難。譬如日據時代台灣文學，主要用語是日文；當代台灣原住民文學，寫作者非華人，卻是以中文寫作。不論是文還是人，命名上都有其權宜性，也許用「無國籍文學」較周圍。

\*\*本文為筆者國科會計畫「馬華文學與民族主義」NSC93-2411-H260-007部分研究成果。

\*\*\* 黃錦樹，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教授  
電子信箱：Kcng@ncnu.edu.tw

## 摘 要

當 前的台灣，地圖躺下來了，國民革命歸入中國史；中國成了敵國，本國史只考台灣史。這都是高官的發言甚至施政指南。自政黨輪替後，台灣史、台灣文學率先登上獨立的列車，而逐漸被建構成民族—國史及民族—國家文學。本文不擬介入台灣白熱化的統獨意識型態之爭，而毋寧是藉由我們多年在「既內又外、既外又內」的知情的局外人的觀察位置，藉大馬華人及華文文學的歷史經驗，提出一些比較觀察（最早的、較粗略的比較見安煥然，1994）。

起點是已成歷史事實的「在台馬華文學」，它處於台馬華文文學的交匯處，雖然參與者有限，著作規模不大，但畢竟有它自身的歷史——雖不一定有傳承，但有明確的延續。從獨派以「台灣意識」為判準的台灣文學史觀來看，它不屬於台灣文學，即使它「在台」；從統派邊疆文學史觀來看，它是邊疆上的邊疆，可聊備一格。但我們拒絕大中國的施捨與收編，一如過往之拒絕兩岸海外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之類文化民族主義收編。

藉由幾張圖表——兩種民族主義台灣文學史略表、台／馬華文文學史略表、台／馬華文文學史結構圖、華人歷史類型圖、在台馬華文學可能意識取向圖，擬就在台馬華文學—馬華文學台灣租借地—旅台文學特區（黃錦樹，1990）的立場，從比較華文文學史的視角，藉由表列，探討台灣（中文）文學的無國籍性——兩極民族主義的文學史敘事型態之外，是否存在著第三種可能——與民族／國家保持一種創造的緊張性的華文文學？

在上述條件下，進而質疑文學史體裁的有限性。

### 關鍵詞

台灣文學史、馬華文學史、邊疆文學、非台灣文學、無國籍文學、民族國家文學、多皺褶系統

## Abstract

Literary and historiographical discourse in Taiwan has been reconstructed as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history since the DPP became the ruling party. This paper shows no interest in taking part in the heated Taiwan independence-reunification debate; instead, the author emphasizes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unique experience of a Mahua literature observer/participant and his alien and ambivalent position of insider/outsider of both Taiwan and Malaysia.

The point of departure of such an argument is “Mahua literature in Taiwan,” which crosses the borders of both Taiwanese and Malaysian literatures in Chinese. Though a minor literary institution with only few writers and scholars involved, Mahua literature in Taiwan has its own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to local literary scene. However, in some fundamentalist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ies this minor literature is excluded because it does not manifest the so-called “Taiwan consciousness.”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order literature discourse of the pro-unificationists, it could be regarded as a border literature of the border literature. But Mahua literature in Taiwan, which was against the co-opt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or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should also veto such kind of co-optation.

Based on a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Chinese literatures,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borrowed” position of Mahua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its structure within the local literary system by presenting a series of tables—which schematize Taiwanese nationalist literature, literary histories and historical structures of Taiwan and Malaysia, Chinese topographical history, and the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f Mahua literature in Taiwan. Furthermore, it investigates the concept of a Chinese (Taiwanese) literature without nationality—i. 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a third literature beyond the two extremes of literary nationalism. A creative tension might emerge between such a literature without nation and the nation.

### Keywords: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of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of border land, Mahua literature in Taiwan, non-Taiwa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without nation, national literature, polyfold-system

## 一、無國籍台灣文學

有時我很憂心。杞憂著我們卅年來文學努力會不會成爲一種徒然的浪費？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怎麼形容，提及哪幾個名字？

小說家東年曾經對我說：「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詹宏志，1981：44）

台灣文學受夠了意識上沒有國籍的流浪漂流之苦，受夠了看不見自己的臉孔之苦，應該清楚地覺悟，不該再寫「模糊的文學」了，要寫就寫有國籍的文學。（彭瑞金，1989：62）

兩段引文時隔九年，詹宏志的「邊疆文學」論於1981年發表後曾引來一陣撻伐，並且禍延陳映真（詳情見詹宏志，1986：10-11）——中國意識的真正代言人。之所以如此並不難理解，1977、78年間的鄉土文學論戰作爲「回歸鄉土」的意識指標，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其後本土論興起，台島知識階層的意識型態矛盾已經十分尖銳。詹宏志的感性前言觸及的正是那難以癒口的傷口。彭瑞金的這段話，已在政治解嚴之後，「文學台獨」的立場赤裸裸不再保留。這種意識上的兩歧，早已成結構性的分裂，決定性的讓台灣文學歷史領域的解釋與敘述至少呈現兩種對立的版本或模式。詹宏志的邊疆文學論，除了是陳映真等中國文學在台灣論的簡述之外，也是張我軍五十多年前（1924）「支流論」的重述<sup>1</sup>。

然而台灣文學史的誕生卻異常的晚。

小說家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出版於1987年，離1945年台灣的結束殖民統治已四十二年，距1895年的馬關條約及日本殖民統治的起始已九十二年，更不論距「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之渡台的1652

---

1 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台灣的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本流發生了什麼影響、變遷，則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隨之而影響、變遷，這是必然的道理。」（張光正編，2000：15）

（明·永曆六年）已是三百三十五年。毫無疑問的，那是個里程碑。

但，何以如此之晚？

相對的，新文學史歷程接近的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史編纂，就早得多。方修的《馬華新文學史稿》（上、中、下三冊）於1962迄1965年間出版（1974年出版《馬華新文學簡史》，1975、76年出版兩冊版的修訂本），是因爲國籍的緣故？——馬來亞(Malaya)1957年獨立，1964年馬來西亞(Malaysia)成立。即使一直到1957年，大部分重要的馬華作家都是中國南來文人，而且根本談不上誕生了多少具里程碑意義的「文學經典」。國家的主權及國土的疆界決定了這一切——一如1965年新加坡被迫獨立而誕生了新加坡文學？

實際情況當然更複雜一些。馬來西亞的成立並不就意味著馬華文學從此有了國籍。它還涉及更複雜的國家機器的承認問題。

我們都瞭解文學史完全是一種現代體制，對非西方國家而言，更是一種舶來體制，即使是數千年之久文學生產的史學王國如中國，現代體制的文學史也不過肇端於晚清一五四<sup>2</sup>。以中國爲例，五四時代的「史學爆炸」作爲傳統的發明，伴隨著國學、國語、「新青年」、民族象徵、現代國家體制等發明，它的直接效用即是論證構造中的中國民族國家。而文學史和文學大系（新文學典範集成）其實亦不外乎這樣的效用，誠如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後見之明，史學敘事無非是一種詮釋論證某種意義（意識型態）的體制(White, 1973, 1978)，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n, 2004: 8)及杜贊奇(Prasenjit Duara, 2003)補充說，那個敘事的主體往往是民族，它的最終受詞是民族共同體，或民族國家。中國現代文學的建構，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其中文學大系（藉由文類選擇、選文及導論）發揮了更明顯的作用（參劉禾，2003）。

---

2 舊體制是正史中的「文苑傳」、「儒林傳」，文學並不是主體。關於近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構成等問題，近年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戴燕，2002；陳國球，2004）。

因此，似乎宿命的，「台灣文學」（或文學史）的建構或敘事，緣於主詞位置的絕對政治性，不免是絕對政治的（以「台灣意識」為判準，宋冬陽，1984），直接關涉台灣這島嶼的民族國家歸屬。但也因為台灣在國際上的曖昧而特殊的定位——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拒絕「外來政權」而想像的台灣國——實際政治上的定位困難，使得文學與歷史領域成了象徵的戰場，不同政治立場者，在那些場域裡經由**論述**，獲得替代性的滿足。而文學作為特殊經驗——共同體在特殊地域的經驗，尤其是苦難經驗——表述的載體，被賦予沈重的道義職責，見證苦難，並凝聚想像共同體。從這個角度來看，民族文學的天性是寫實主義（或更傳神的追隨中共譯為**現實主義**），也可以理解何以台灣文學（本土文學）的前身（即其轉義）是**鄉土文學**<sup>3</sup>，它的終點也只能是鄉土文學——緣於一種對真實的素樸認定（土地的共同經驗—忠誠的表徵—且易於認證）、對意義一元性的欲求（語言的透明性假定了歧異的不存在——以鄉土為**終極指向**）<sup>4</sup>。

但，何以如此之晚？與大陸不乏統戰色彩的台灣文學史<sup>5</sup>同時？葉石濤自己提出的是標準版本的敘事：被壓迫——「當然最大阻礙來自政治環境。不管是日據時代也好，戰後也好，所有統治者無不竭智殫力地要予以撲滅的，不外是台灣民眾的自主意識」<sup>6</sup>。那是和綠色主流政治意識非常一致的。其基調是：反抗、悲情。它的**晚**，以及迄今連一部權威的、獲學術界普遍認可的台灣文學史都生產不出來，大概也可說都屬於台灣的悲情——終究無法超越各自的意識型態立場。

---

3 關於台灣民族文學從鄉土文學到民族（國家）文學的過程及邏輯、相應的政治環境，詳蕭阿勤（1999、2000）。

4 從葉石濤、彭瑞金到更年輕一代的游勝冠、陳建忠、阮美慧等的論述，隨著政治態勢的不同，態度更為堅定而激烈，但基礎預設非常一致。見葉石濤，〈台灣的寫實主義文學〉（1990）。

5 白少帆等四人主編之《現代台灣文學史》也出版於1987年，關於該書的評論見呂正惠（1990）。但呂的意識型態立場是與之一致的。大陸的文學史編纂，自然也包含了頗具以文化民族主義進行意識型態收編的「海外華文文學史」編纂。這些文學史多半不值一讀。

6 葉石濤，〈開創台灣文學史的新格局〉（葉石濤，1990: 93）。



如果說是台灣地位未定論決定了一切涉及相關主詞的敘述的歧出，應該不算誇張。移民時間先後及被殖民經驗的有無、戒嚴體制的迫害與利益衝突，使得中國意識／台灣意識的長期角力消長，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或未來的台灣共和國，一個中國還是兩國論，解嚴後急遽發展的族群政治，2004年3月總統大選後更幾乎把台灣撕裂成藍綠兩半。正因為是如此的政治現實，故而文學史不免也投射（反映）了上述二元對立的政治認同板塊，而分裂為對立的政治集團的文學史（葉石濤／陳芳明vs陳映真／呂正惠<sup>7</sup>），2000年7月至2001年12月間陳映真與陳芳明之間關於文學史觀的大論戰，可說是前述意識型態斷層的一次大爆發（相關討論參李桂芳，2004）。在這樣的先天結構之下，要求台灣文學史以文學自身的歷史（如俄國形式主義者所言——文學的演化）呈現，因主詞有疑義，在政治問題解決之前，不啻是天方夜譚。在它以自身為目的之前，只能作為它物之轉義，因而不免是徹底政治的。但也正因為民進黨政府超過一屆總統的執政仍無法宣佈獨立，仍只能掛著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國號，這事實說明了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顯然訴諸國家暴力（蕭阿勤，2002）也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那涉及國際間的權力平衡。把這問題轉換到文學或文學史的場域，即使從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來看，台灣（民族）文學實際上仍是**無國籍文學**——如果不願意接受中國流亡文學或大中國文化主義下的支流文學或邊疆文學。

相較而言，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單就使用的書寫語言（中文，非官方語言）就被排拒在國家文學之外，而被驅趕、困鎖在其民族及語言的界限內，故而甚至可以說馬華文學是無國籍華文文學，或民族—非國家文學（黃錦樹，2003、2004）。

這兩個無國籍文學的交匯處，即在台馬華文學。但根據台灣（民族）文學的定義（台灣意識／台灣鄉土／台灣人／愛台灣），它當然並不屬台灣文學（他們連愛台灣的資格都沒有），主觀上或許也不願

---

7 如人間出版社出版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多本論文，詳書目。



認同那樣的台灣文學；故而是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站在華文文學的立場，更不願接受文化民族主義的支流收編（但不乏例外，譬如「神州詩社」，譬如青年時代的李永平）<sup>8</sup>。

## 二、兩種(台灣文學史)敘事模式

在以上前提之下，擬就兩地無國籍華文文學史作個平行的比較。但先決條件是，需先簡略的處理一下當前兩種分歧而典型的台灣文學史的敘事模式，以便找出可以做比較的基礎——減低二者的意識型態成分，找出接近文學史事實的成分。以下參考蕭阿勤(1999: 118)修改整理出來的表格：

表一：兩種常見的台灣（新）文學史<sup>9</sup>敘事模式及相關預設

意識型態 立場	台灣民族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
主要預設	自主的台灣文學（台灣中心）	中國文學在台灣（中國邊疆）
敘事主體	台灣人（台灣民族）	中國人（中華民族）
中心主題	台灣人反抗諸外來政權並追求政治自主的歷史經驗	台灣的中國人自日據時代國土分離以來反日反殖民反美帝追求民族統合的歷史經驗
預設本質	台灣性（本土性）、不妨礙本土性的現代性	中國性（階級性）、不妨礙中國性的現代性
情節模式 （歷史解釋）	<b>起</b> ：1896年日本外來政權統治。開啓了日據時代的抵抗文學。	<b>起</b> ：1896年台灣淪為殖民地。漢文化及漢文學被壓抑甚至阻斷。

8 討論詳筆者、林建國、張錦忠多年來的反覆討論，詳陳大為等編《赤道回聲》所收諸文。但必然的，在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之間，華人對前者有先天的親和力。

9 馬關條約前的時代理論上較沒問題。

	<p><b>承：</b>日語寫作，提供了漢文之外的另類選擇，脫離開中國的漢文籠罩。殖民現代性。因日人視台人為統合的次等民族反而凝聚、創造出台灣人共同體。台文意識的萌芽。沒有皇民文學，都是抵抗文學。</p> <p><b>轉：</b>1949後中華民國外來政權佔據，外省流亡文學阻斷了日據時代文學菁英台灣本土文學的延續發展。鄉土文學被壓抑。跨語一代的失語。現代主義的西化迷途。</p> <p><b>合：</b>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1979美麗島事件後，台灣意識萌發，從1977-2000年間凡經三變，從鄉土到本土到台灣民族文學，推動台語文字化。文學的台語、台語的文學。發明族群文學作為陪襯。文學領先政治獨立。</p>	<p><b>承：</b>強迫性的日語教育造成皇民世代、皇民文學。因和祖國隔閡及日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而滋生了分離主義。一種準漢奸文化產生。台／日雙鄉。</p> <p>另一方面，新文化運動刺激催生了台灣新文學。回歸祖國的世代。台／中雙鄉。</p> <p><b>轉：</b>1949後台灣光復，大量外省文化人才填補了日治時代造成的中國文化與中文書寫的真空。中國文學在台灣重新中國化。反共懷鄉文學。現代主義的中國文學及買辦現代主義。鄉土文學地方主義的歧途。從族群文學到文學台獨。重生的分離主義。</p> <p><b>合：</b>統一後自然解決。</p>
風格類型	從悲劇到羅曼史	從悲劇到大團圓喜劇
指向	台灣獨立	中國大一統
理想語文媒介	華文 <sup>10</sup>	中文
隱喻	孤兒	孤臣 <sup>11</sup> 孽子

以上的表列<sup>10 11</sup>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歸納加推論出來的模型。左邊的類型大體是葉石濤—彭瑞金的模式（葉石濤，1987；彭瑞金，1998；陳芳明，1999），大致可說是文學史的「建國敘事」，是當前台文系的共同信仰；陳芳明的模式（陳芳明，2002；李桂芳，2004：18）有較細的歷史分期，對「反共文學」、張愛玲、「現代主義文學」、「後現代」等態度較為寬容。但其殖民時期(1895~1945)／再殖民時期(1945~1987)／後殖民（1987~迄今）的三段論述大框架，和所有總體化的機械論一樣，實踐上仍是問題重重。右邊的模型是陳映真—呂正惠等的文學史敘事模式。嘲諷的是，陳映真提供的只是框架，而相關的文學史寫作卻由中共學者來完成<sup>12</sup>。兩種文學史敘事都是典型的主線因果——俄國形式主義者Boris Tomashevsky說的因果—時間模式（方珊譯，1989），以設定好的因果解釋來安排時間順序裡的事件（批評見陳俊榮，2004）。

在以上兩歧的台灣文學史之間，難道沒有「中間路線」——一種非民族主義的文學史敘述模式——的可能？因此本文的台灣大多數情況都是地域概念。

---

10 初稿為「台文」，依審查意見更正。台灣社會民粹運動者與台灣文學史書寫者對於「理想語文媒介」確有不同，後者表現得更為審慎。甚至本土立場的作家學者間對於不同「理想語文媒介」也持不同看法。大體而言，維持現狀（多語現實及實質性的華語「雜語」）或認可現狀的多於激烈的「台文」主張者。相關討論文獻見呂興昌主編，1999。而此處改為「華文」則是對應於前述「雜語」的現狀。而它之與「中文」的區隔其實是象徵性的。從華人史及華文文學的立場來看，「華人」、「華裔」是移民後裔，他們的共同口頭語是常常混雜了方言土語的「華語」，化成文字則為「華文」。而「中文」則總是帶著文化民族主義預設的操作。

11 見宋冬陽（陳芳明）頗有見地的概括，1984b。（編按：註10,11是表格內文註解，在表中皆有標明出處。）

12 中共的台灣文學史或文學思潮史，如趙遐秋、呂正惠主編，2002。

### 三、比較文學史表(~1986)

以下的圖表，不過是以作為在台馬華文學的成員之一的身分，以局內的局外人（或局外的局內人）的立場，在前述理解的背景之下，就馬華文學史（古典的部分參考李慶年，1998；現代的部分，方修、楊松年，2000；林萬菁，1994；郭惠芬，1999；張錦忠，2000）與台灣文學史（參考附於《史綱》後之〈台灣文學史年表〉（林瑞明，1987）），列表（最低限度的敘事<sup>13</sup>）平行比較。

表二

	台灣文學史簡表		馬華文學史簡表
1652 ~ 1895 明清時期	<p>古典詩文。</p> <p>1652~1683明鄭時期，遺民詩。</p> <p>1683~1895清領。遊宦流寓詩。在地文人。詩社／酬唱。</p> <p>1652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渡台。</p> <p>1683明鄭亡。清置台灣府及台灣、諸羅、鳳山三縣。次年台灣、鳳山縣儒學建立。又次年沈光文與季麟光等創東吟社。台灣府儒學建立。文人官員宦遊僑居，古典文學建制大體初具。</p>	<p>1881前。</p> <p>1673馬來亞第一座華人寺廟青雲亭建於馬六甲。</p> <p>1786英國佔領馬來半島檳榔嶼。檳榔嶼開埠。</p> <p>1819英國佔領新加坡。新加坡開埠。</p> <p>1826英國將檳榔嶼、馬六甲、新加坡合併為海峽殖民地。唐人移民屢增。</p>	<p>碑刻墓誌。<sup>16</sup></p> <p>1815傳教士米憐創《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於馬六甲。</p> <p>1819米憐設英華書院於馬六甲。</p> <p>1837《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於新加坡復刊。（原1833~1835於廣州出版）</p> <p>1877清廷設領事館於新加坡。</p>

13 敘事學常識：最低限度的意識型態干預。相對於藉情節編織來建構因果關係。

<p>1895 ~ 1945 <b>日據時代</b> 1898 戊戌政變</p> <p>1896《台灣新報》、 《台灣新報日刊》創 刊。日政府公佈「六三 法」。相繼成立國語練 習所。</p> <p>1897/5/8住民去就決定 日。</p> <p>1902《台灣文藝》創 刊。</p> <p>1912中華民國 創立。 1919五四新 文化運動爆 發</p>		<p>1881~1957 <b>英殖民時代。</b> (1941~1945 <b>日據)</b></p> <p>1898英國將霹 靂、雪蘭莪、 森美蘭、彭亨 合組為馬來聯 邦。</p> <p>1919英國合馬 來半島九州為 馬來土邦。</p> <p>1912中華民國 創立。1919 五四新文化運 動爆發。<b>華文 新文學。</b></p>	<p>1881現代報紙《叻 報》創刊，迄1941 馬來亞淪陷。其 後《星報》1890、 1896《檳城新 報》、《天南新 報》1898、《日新 報》……《南洋商 報》1923、《星洲 日報》1929等陸續 創刊。<b>新舊文學基 本的文學建制創立。</b></p> <p>南來舊文人與流寓 之仕的古典詩文 創作。1881後會賢 社、會吟社、圖南 社。從黃遵憲、邱 菽園到郁達夫等。</p> <p>1889後華人英文文 學及華人馬來語 文學誕生。1894第 一份拉丁化馬來 語報紙《東星》 Bintang Timor 創辦 (1894/7/2 ~1895/7/2)。</p>
--	--	---	--

<p>1922~1937</p> <p>中文白話文學與台人日語文學同時並存。此消彼長。</p> <p>台灣人日語文學</p> <p>殖民母國台灣日語文學租借區形成</p>	<p>1913邱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p> <p>1915噍吧年事件。</p> <p>1918台灣文社成立。</p> <p>1919《台灣文藝叢誌》、《台灣時報》發行。</p> <p>1920~1921連橫《台灣通史》。</p> <p>1921台灣文協創立。連橫《大陸詩草》、《台灣詩薈》。</p> <p>1922~1927台灣話文運動、台灣新文學運動、新舊文學之爭、羅馬字問題。張我軍蔡培火等的論述。<sup>14</sup>新文學創生。</p> <p>1922三十二名台籍青年創「北京台灣青年會」於北京。</p> <p>1923台灣民報創立（台灣雜誌社，黃呈聰發行，林呈祿主編，1930/3/29，306期改稱《台灣新民報》）。台灣白話文研究會成立。</p> <p>1926賴和〈鬥鬧熱〉、〈一桿「稱仔」〉。</p> <p>1927台灣文藝協會分裂。</p>		<p>1919《新國民日報》設副刊《新國民雜誌》，至1922年，新文學稿件漸多。</p> <p>辛亥革命後華小廣設，1920後普遍以華語為共同語。文學社團紛立。白話文學肇始。1925報刊均採用白話文。<sup>17</sup></p>
---	---	--	---



<p>1937中日戰爭爆發 1937~1945 決戰時期 (大東亞戰爭時期) 漢文書寫被廢止。 皇民文學時期 1941~1945</p>	<p>1929蔡培火於台南武廟成立羅馬式白話字研究會。</p> <p>1930~2黃石輝等掀起鄉土文學論戰。台灣語文問題。</p> <p>1931王白淵日文詩集《蕨の道》於日本出版。台灣人日語文學肇始。</p> <p>1932《台灣文藝》創刊。楊逵〈新聞配達夫〉刊《台灣新民報》被腰斬。水蔭萍《樹蘭》。《南音》(黃春成編，十二期)葉榮鐘提倡第三文學。</p> <p>1933《福爾摩沙》創刊於東京</p> <p>《風車詩刊》水蔭萍編</p> <p>1934楊逵〈送報伙〉刊於《文學評論》獲二獎。台灣人日文學於日獲獎之始。</p> <p>1935《台灣新文學》創刊。張文環〈父親的顏面〉入選《中央公論》小說徵文第四名。風車詩社成立，發行《風車詩刊》。《台灣新文學》創刊，台灣新文學社，楊貴主編，共十五期。</p>	<p>1930馬來亞共產黨成立</p> <p>1941~1945三年八個月的日據時代</p>	<p>1927~1930南洋文藝的提倡。新興文學；地方色彩。</p> <p>1932~1936馬來亞文藝(地方特殊性)。大眾語與拉丁化新文字運動。</p> <p>1934丘士珍發表〈地方作家談〉，提出「馬來亞文藝」概念。</p> <p>1938郁達夫南來，任《星洲日報》文藝副刊編輯。</p> <p>1939郁達夫發表〈幾個問題〉引發論戰。</p> <p>1940南來作家鐵抗短篇集《白蟻》(新加坡)出版。〈白蟻〉為戰前短篇中罕見之傑作。</p> <p>1945南來左翼文人胡愈之創《風下週刊》。</p>
--	---	--	--

<p>1945/ 8/ 15 日本投降。台灣光復。重新中國化。國語運動。發明中國傳統文化。</p>	<p>1935~1945 台灣人日語文學進入成熟期，文類及作品多樣化。漢文學萎縮。</p> <p>1937 漢文書房被強迫廢止。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入選《改造》（十九卷四期）佳作。</p> <p>1940 台灣文藝家協會成立</p> <p>1941 皇民奉公會成立</p> <p>1943 皇民文學論述展開。冀寫實主義論爭，<sup>15</sup></p> <p>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為台灣文學奉公會。1944 《台灣文藝》創刊，台灣文學奉公會。呂赫若傑作，小說集《清秋》出版。台灣總督府情報課編，《決戰台灣小說集》(乾卷)</p> <p>1945 《決戰台灣小說集》(坤卷)</p> <p>1946 《台灣新生報》及《民報》上台人奴化的論戰。</p>		
<p>1947 二二八事件</p>	<p>1946 吳濁流發表《胡志明》（《亞細亞的孤兒》）。國語普及委員會成立。中等學校禁止使用日語。</p>		<p>1947~1948 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論戰。確立文學的地域特性與政治傾向（現實主義）。</p>

	<p>1948~9「橋」副刊關於台灣文學定位的爭論。</p>	<p>1948~1953馬來半島緊急狀態（戒嚴）</p>	<p>1948政府頒布緊急法令，馬共動亂。 周容發表〈談馬華文藝〉引發「僑民文藝」論戰。</p>
<p><b>1949~1970</b> 日語文學終止。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世代。 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退守台灣。1949台灣戒嚴。</p>	<p>1952余光中《舟子的悲歌》出版。 1953紀弦成立現代詩社，《現代詩》創刊。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成立。覃子豪《海洋詩鈔》。 1954創世紀詩社創立，《創世紀》於左營創刊（1969.1停刊），張默、洛夫主編，自第二期起亞弦加入編輯行列。藍星詩社成立。《皇冠創刊》、《幼獅文藝創刊》紀弦《摘星的少年》、余光中《藍色的羽毛》出版。 1955覃子豪《向日葵》 1956《文學雜誌》創刊，夏濟安主編。由紀弦創導的現代派成立於台北，提出「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行新詩的現代化」的口號。加盟者八十三人，後增至115人，包括方思、鄭愁予、林亨泰、白萩、羊</p>	<p>1960~1970馬華現代主義文學世代。旅台文學特區形成。 1957馬來亞建國。 1963馬來西亞聯邦成立。 1965新加坡退出聯邦，獨立建國。</p>	<p>1955《蕉風》創刊於新加坡。 1957南來作家方天短篇集《爛泥河的嗚咽》於新加坡出版。 1959《蕉風》78期改版，開啓馬華文學第一波現代主義運動。 1962~1965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三卷。</p>

	<p>令野、葉泥、林冷、商禽、辛鬱等等。</p> <p>1957《文星》創刊。夏志清〈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刊於《文學雜誌》，張愛玲經典化之始。洛夫《靈河》出版。1960白先勇《現代文學》創刊。《現代文學》雙月刊創刊(1973.9停刊，共51期)，白先勇任發行人，王文興、陳若曦任主編。經常撰稿者有歐陽子、葉維廉、叢甦、王禎和、杜國清、林耀福、李歐梵等。歷任主編包括余光中、姚一葦、何欣、柯慶明等。《現代文學》除創作外，更著重西洋文學的介紹。現代主義文學由此進入全盛期。</p> <p>余光中《鍾乳石》、《萬聖節》、葉珊《水之湄》、林海音《城南舊事》。</p> <p>1961姜貴《重陽》、朱西甯《鐵漿》、《狼》出版。</p> <p>張愛玲訪台，王禎和作陪赴花蓮。</p>	<p>1967國會通過官方語言法令</p> <p>1969馬來西亞五一三事件。種族政治體制確立。</p> <p>1971新經濟政策宣佈</p> <p>以馬來文及伊斯蘭文化為本的<b>國家文化政策</b>訂定。</p>	<p>1963王潤華、陳鵬翔等在台北成立星座詩社。1966王潤華詩集《患病的太陽》、散文集《夜夜，在墓影下》出版。星座同仁洪流文詩集《八月的火焰眼》、林綠《十二月的絕響》出版。</p> <p>1968梁明廣發表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宣言。牧羚奴詩集《巨人》出版。<b>1968世代</b>形成於新加坡。李永平在台北發表〈拉子婦〉獲其時文學評論界泰斗顏元叔撰文褒獎，以新人之姿登上文壇。</p> <p>1969《牧羚奴小說集》出版。</p> <p>1970王潤華詩集《高潮》出版。</p>
--	--	--	--

	<p>1963 紀弦《隱者詩抄》。</p> <p>1964《笠詩刊》創刊，發起人包括林亨泰等大部分笠詩社成員。余光中《蓮的聯想》</p> <p>1966《文學季刊》創刊。洛夫《石室之死亡》出版。</p> <p>1967《純文學》創刊。王文興《龍天樓》出版。痲弦《深淵》出版。</p> <p>1968 張愛玲《半生緣》、《流言》、《秧歌》、《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於台北皇冠出版。白先勇《遊園驚夢》出版。</p> <p>1969 顏元叔發表〈白先勇的語言〉、夏志清發表〈白先勇論〉白先勇被經典化。七等生《僵局》出版。余光中《在冷戰的年代》。</p> <p>1970 七等生《放生鼠》</p> <p>1971 葉珊《傳說》、《年輪》</p>		
<p>1971~1980</p> <p>1979 美麗島事件</p>	<p>1972 王文興《家變》分批發表。</p>		<p>1970~72 方修編《馬華新文學大系》(1919~1942)十冊於新加坡</p>

<p>回歸現實的一代。</p>	<p><b>現代詩論戰</b></p> <p>1973.8 唐文標事件——唐文標陸續發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僵斃的現代詩〉、〈詩的沒落〉，激烈批評《文學雜誌》、《藍星》、《創》以及洛夫、周夢蝶、葉珊、余光中等人的詩作。</p> <p>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出版。白先勇《台北人》出版。《現代文學》停刊（創刊十三年共51期）。</p> <p>1974 胡蘭成來台，講學華岡。余光中《白玉若瓜》。</p> <p>1975 七等生《來到小鎮的阿茲別》，葉珊《葉珊散文集》。</p> <p>1976 七等生《我愛黑眼珠》、《沙河悲歌》、《隱遁者》、《瘦削的靈魂》。胡蘭成《今生今世》出版。</p>		<p>1972~1975 李廷輝、孟毅等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1945~1965)八冊於新加坡。</p> <p>1973 溫任平、溫瑞安組天狼星詩社於美羅。</p> <p>1974 溫任平編《大馬詩選》(霹靂，天狼星詩社)方修《馬華新文學簡史》(新加坡)</p> <p>1975 溫瑞安《將軍令》(霹靂，天狼星詩社)</p> <p>1976 方修《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新加坡)李永平《拉子婦》出版。溫瑞安等在台灣創神州詩社。</p>
	<p>1977 遠行版七等生小全集十冊</p> <p>楊澤《薔薇學報的誕生》。</p>		<p>1977 商晚筠〈木板屋的印度人〉獲《幼獅文藝》小說大競寫優勝。是為大</p>



	<p><b>鄉土文學論戰</b></p> <p>1977葉石濤於《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p> <p>《夏潮》第三卷第二期推出「當前台灣文學問題專訪」，收錄楊青矗、王拓、黃春明等探討當前台灣文學（鄉土文學）的文章。</p> <p>彭歌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批評陳映真、王拓、尉天驄等人的鄉土文學思想。</p> <p>余光中發表〈狼來了〉，認為鄉土文學作家即在提倡「工農兵文藝」，點名批判陳映真、尉天驄、王拓等人，掀起鄉土文學論戰。</p> <p>1977三三集刊創刊</p> <p>1979三三書坊創立，陸續出版胡義成全集。</p> <p>1981王文興《十五篇小說》、《家變》出版。</p>	<p>馬留台生在台獲文學獎之始。〈君自故鄉來〉獲第二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佳作。《痴女阿蓮》出版。、溫任平《黃皮膚的月亮》、溫瑞安《龍哭千里》、《狂旗》《鑿痕》出版。</p> <p>1978商晚筠〈痴女阿蓮〉、李永平〈歸來〉獲第二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張貴興〈俠影錄〉獲第一屆中國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王潤華《內外集》。</p> <p>1979李永平〈日頭雨〉獲第四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首獎，張貴興〈伏虎〉獲中國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優等。</p> <p>1981潘雨桐〈鄉關〉獲第六屆聯合報文學獎小說獎。《因風飛過薔薇》出版。王潤華〈天天流血的橡膠樹〉獲第四屆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推</p>
--	--	--

			薦獎。《秋葉行》出版。張貴興《伏虎》出版。 1982潘雨桐〈煙鎖重樓〉獲聯合報中篇小說獎。 1986李永平《吉陵春秋》獲中國時報文學獎小說推薦獎。
--	--	--	---

以上簡略的表<sup>14 15 16 17</sup>，從古典時代一直列到「在台馬華文學」生產出被認可的文學經典為止（以李永平的中文現代主義經典《吉陵春秋》之出版並獲獎為指標）。

兩相比較，一個直接的印象是台灣文學的體積大得多，細節繁複精彩得多。雖然都是移民社會，但畢竟它的移民規模大得多，而且文化菁英之數量，也非後者所能比。但本文不擬比大小，而是比較結構歷程的異同——同樣經歷古典詩文時期、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經歷被殖民、多次中國移民。馬華文學在台灣——包括整個的馬華文學——固然都是微不足道的小產業，但馬華文學的歷程和台灣的中文文學／漢人文學的歷程確實有許多不可忽略的相似之處。也許根本的原因正在於二者都是中國移民後裔的文化生產，而且移民的結構也相似（大多為閩粵後裔）。

- 
- 14 詳河原功，2004。（編按：註14-17是表格內文註解，在表中皆有標明出處。）
- 15 相關資料見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1999年秋季號，《噤啞的論爭》，人間出版社。
- 16 審查人間及何以馬華文學史以「碑刻墓誌」為起點。這其實只為了說明，對馬來亞漢人社群而言，不論是現代還是古典意義上的「文學」的生產都是相當晚近的事（伴隨著清王朝的傾斜，保皇維新或革命，文人流寓），前此的長遠歷史中，史與文合一，「荒文野字」，唯有碑石見證。
- 17 1896~1957年中國文人因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或避亂而南下。是為戰前馬華文學之骨幹。

就以上的表列做一些比較討論。

### (一) 境外古典文學：遺民或流寓

兩地都是南島語族的居地。大航海時代後被殖民主義者捲進世界歷史。但台灣島和馬來半島畢竟有所不同，馬來半島上的土邦形成得更早。不論是室利佛逝的海上帝國時代(670~1025)，還是滿者伯夷海上帝國時代(1293~1528)，馬六甲一巽他海峽的海上貿易都已蓬勃發展。1405年鄭和初次下南洋，大約在那之前不久，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王國剛建立。從華人史或境外華文史的脈絡來看，十九世紀前的移民幾乎都是華商，從事的是海上貿易活動，無心記載生涯，也沒能留下多少文字記錄。有限的中國文人的旅行誌，再則不過是碑刻墓誌。「荒文野字」，不成統系。1786至1819年，隨著英殖民者佔據並開發馬六甲海峽兩端的檳榔嶼與新加坡，1826年更與馬六甲合併為一個行政區（海峽殖民地），華工大量被引入。隨著數量龐大的華工被引入而衍生的歧視紛爭及權益問題，清廷於1877年在新加坡設領事館，官員遊宦，士紳酬酢，詩文社成立，方始有稍微像樣的古典文學建制。時值晚清，巨變前夕；其間中國士紳沿海路向西方取經，必經新加坡；其後維新之仕流亡及宣傳，均假道檳榔嶼、星洲，難免有詩。1881年《叻報》創刊，但已是進入現代的前夜。1881至1925年，四十餘年間，參與者寥寥。新舊轉換，其後職業革命家與白話文登場。故而中文古典文學不止作品累積有限，根基短淺，也幾乎是中國內地邊疆（閩粵）文學的延伸。

相較之下，台灣的古典文學時期則漫長得多。從明鄭到日據時代，達兩百多年。一個最重要的原因當是：漢人政權之往島上延伸，建立了基本的政治體制、學術體制、詩文社。不論是明鄭還是清廷，尤其是後者，更在二百年間設置了島嶼與大陸間官紳士人頗為暢通的流通的管道。也因為有這麼綿長堅實的古典漢文化再生產機制（儒學、書房及詩文社），即使在乙未割台之後，甚至在日政府禁書房教育之後、歷經新舊文學論爭及日語現代化教育的雙重夾殺和衝擊，它

仍能強悍的存續（陳昭瑛，1999）。一方面，體現出台灣古典詩文的特殊性格——明鄭時期的遺民文學生產，哀悼明之亡或將亡；其後明鄭亡，遺民文化背景化、替換為流寓的生產。長期的安逸——兩百多年夠長了——足以讓遺民與流寓逐漸被另一種文學生產（常被命名為本土化、在地化）替代。但馬關條約後，台灣淪為殖民地，古典文學的生產再度被還原為遺民文學。另一方面，使得日據時代的文化生產顯得複雜而多元——日語、白話、文言。

作為海隅一島，遺民／流寓的文化生產彷彿有著週期性——隨著大陸內地政治的動亂與否，也隨著島內政治的治平。試比較方修關於馬華文學的這段談話：「中國和馬來亞的文藝關係有點微妙。它有這樣一個規律：每逢中國發生大事件、大動盪，民族危機特別嚴重的時候，中國文藝和馬華文藝的關係就很密切；碰到沒有大事件發生時，這個關係就鬆緩」<sup>18</sup>。但遺民的精神史隨著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如日語、再中國化）而有了型態上的變化——它逐漸脫離古典詩文的限制，而轉向日語（吳濁流《胡志明》〔《亞細亞的孤兒》〕），轉向白話——當外省人被還原為流亡者（朱天心《古都》）<sup>19</sup>。但這種週期是否已成為一種文化意識生產的結構？

## （二）殖民文學特區：新文化運動與雙語新文學

兩地華文文學都明顯的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激發。留學生扮演了催生者，譬如張我軍及那群留學中國的人。內渡（回歸祖國）者和留學日本者，構成了台灣日據時代文化認同與意識型態結構性的分歧——祖國認同，再中國化，或認同殖民母國現代性，甚至認同殖民母國（尤其是皇民世代）。馬來亞方面，1920~1957年間回返中國的留

---

18 李向（訪問），〈戰前的馬華文藝〉（方修，《新馬文學史論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學書屋，1986：406）。

19 討論亦見王德威，〈後遺民寫作〉(2004)。

學生的情況還沒有看到完整的研究<sup>20</sup>，但文化人如果有光芒不會被埋沒，目前確知沒有張我軍這樣發揮重要歷史作用的人物（相關文獻見張光正編，2000），只有那個留學廣州寫中國30、40年代文壇掌故的溫梓川（著有《文人的另一面》）及更早半個世紀回歸中國的檳城土生華人辜鴻銘<sup>21</sup>。大概可以這麼說，是中國南來文人<sup>22</sup>構造了新馬白話文學的開端（一般資料見《南來作家研究資料》，討論見郭惠芬，1999）。但也隨著移民的早晚之不同，而有文化與政治認同取向、文學寫作選用語文的不同——中文並非唯一選擇。從這個角度來看，殖民時代的日語文學生產非常值得注意，它構成了一個特區。馬來半島的情況一直如此，語言三分（中、馬、英），隨著移民早晚、教育背景、政治取向等而有著結構性的分歧<sup>23</sup>。

下表整合了胡愈之、王賡武、陳志明等的觀察，尤其是藉用陳志明氏(1987)的描述，增加了一些說明性細節及「政治傾向」、「書寫用語」兩欄，列表如下：

- 
- 20 回歸祖國的幾種方式：留學，支援抗戰（如南僑機工）、參加革命活動（如王安憶的父親）、被殖民政府懷疑從事共產黨活動或作為政治異議分子而被驅逐出境。關於歸僑作家如洪絲絲（《異鄉奇遇》）、秦牧（《憤怒的海》）、劉少卿（《霹靂山風雲》）、王嘯平（《南洋悲歌》）、白刃（《南洋流浪兒》）、陳殘雲（《熱帶驚濤錄》）、黑嬰（《漂流異國的女性》）、黃浪華（《飄泊南洋》）、蕭村（《柔佛海峽兩岸》）等的討論詳孫愛玲(1996)。
  - 21 日據時代台灣知識青年的「回歸祖國世代」的重要作家從張我軍、鍾理和、吳濁流到王詩琅等，在結構上相應於奔向殖民母國的世代。
  - 22 「南來作家」問題，不止新馬有，在香港可能是個更重要的問題。有部分政治避難者，短暫流寓或終老於斯，但有的是移民。他們一樣遭遇流寓作家「不反映當地現實」的指控。相關討論見盧瑋鑾，1987、1995。
  - 23 相對於台灣文學因日本殖民而造成的日語經驗，作為少數族裔而因教育與語言而分化的華人群體的馬華文學的處境相對而言複雜得多也困難得多，因為華文不過是選項之一。國家獨立後更延伸為「國家文學」問題。詳參黃錦樹(2003, 2005)、莊華興(2003)。

表三：華人的歷史類型

華人類型	一般特點	教育	政治傾向	書寫用語
第一類 (較晚期的移民及其後裔)	要保持「純」華人文化及「純」華人個性，堅持華人本身的族群利益或權益；一般上思考問題時沒有順應國家的歷史與政治現實；對華文教育及華人文化採取不妥協立場；有些人是華族沙文主義者。	主要是受華文教育者，尤其是只受華文教育。(晚期移民，肇因於中國最近的動亂) 遺民世代、流寓者，所謂的東南亞華僑，或台灣所謂外省人族裔。	中國認同，或文化中國認同。	中文(文言、白話)
第二類 (大多為多代的早期移民後裔)	對整體化沒有明確的立場，較傾向第一類，但卻瞭解到有適應當地社會和政治環境的需要。	接受華英雙語教育的華校生(馬來亞)。兼接受中日語教育者(殖民地台灣)。	分歧認同：有的認同殖民者(日本認同，英國認同)及在地認同，或同時認同本民族文化。	日語、中文(英文/華文，或馬來文/華文，少數具三語能力)
第三類 (基本上是多代的早期移民後裔)	主張統合，把「國家理想」擺在華人文化與華人特性之上。	主要是英校生(國民中學生)與土生華人，也有些是兼受華英(馬)語教育的華校生。本省人，尤其皇民世代、留日、遭受過國民黨迫害的台灣人。	愛國主義者。或務實認同當下現實者。(土著化世代，大體放棄本民族文化)	華文、台語、馬來文、英文



因為歷史條件不同（尤其是移民早晚、語言教育背景、世代集體記憶），人的群體分化在所難免。而不同群體間的數量不同，也會有不同的政治效應。不同語言的書寫活動，預設的讀者群是不同的——有時甚至是截然不相通的分眾。嚴重的話，甚至造成公共領域的分化；而且以該種語言寫成的作品是否成立（有規模）有賴於代表性作品（所謂的「經典」之誕生），日據時代台人日語文學如楊逵、張文環、龍瑛宗的小說之在東京獲獎，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 （三）歷史皺褶一：開發史／移民史重層

不論是台灣還是馬來半島，（從非原住民的觀點來看）都是逐漸開發的，馬來亞或馬來西亞的版圖，是很晚近方依英殖民地行政區畫定的。最早開發的是馬六甲，因良好的地理位置——扼馬六甲海峽（南中國海印度洋間必經之路）——而一度成為東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遠在1511年即被葡萄牙佔領。大航海時代台灣島和今之東南亞諸島同時被捲入世界史，有著歷史時間的同時性；其後英國人開發了兩個島嶼漁村，即檳榔嶼與新加坡，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開發成殖民經濟下的現代城市。大量的華人及印度移民也是在英殖民時代殖民開發的需求而被引進。相較而言，內地多個土邦在英殖民者到來後仍然相當原始。除了若干土邦的行政首府有著較快速的城市化之外，馬來半島的內地一直是農林地，故而近現代意義的文化活動幾乎都集中在海峽殖民地，不論是早期的流寓文人、革命派維新派宣傳家，還是國共文人。也因為不論是印刷媒體、會館、書局、學校都集中在這些地方，故而一直到新加坡獨立後的十多年間，兩地間的這種關係還難以切斷。馬來西亞建國後（尤其是新加坡的被切除）情況略有改變，首都吉隆坡成為新的文化中心。也因為1960年代後馬來西亞快速的馬來化，一方面由於恐共等因素切斷了華裔子弟往中國的留學之路，新加坡基於類似的理由及為了快速國際化，華文（教育）被有計畫的犧牲掉。故而台北成了一個替代的出口，經由留學——恰恰因為流亡政權

需要藉中國化來自我論證。而這種城市文化中心的移轉——空間的不連續性——與差異對文學生產的具體影響，還有待考察。

台灣的「開發史」也大體類似，從早期西班牙、荷蘭的殖民城市（熱遮蘭城〔安平〕、普洛文蒂亞城〔赤崁〕），誠如城市史專家所言，「媽宮、笨港、鹽水、淡水、雞籠等城市刻劃了一直到清代建省之前，台灣本身片斷不連續而異質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特色」。(夏鑄九，2000：52)「1887年（光緒十三年）台灣建省，則是政治上開始將台灣作為一個整體單位對待。……隨之而來的殖民依賴關係所塑造的都市化過程裡移植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城市」。(ibid: 55)隨著台灣整體性的形成，台南從文化行政中心轉移到台北；從日據時代到1950年代的台灣文壇——不論是反共文學還是現代主義文學，甚至其後的文化新潮——都是以台北為中心。作為時代權力的中心，往往是一時主導文化發生、佔據的場域。隨著台北的快速都市化，世界文學思潮的交替引入，台灣的城鄉經濟的雙元性也體現在文化與意識型態的分裂——鄉土與城市的對立——鄉土文學（以農村、島之南方為想像場景）相對於一切城市的文化生產型態，不論是外省流亡文學、現代主義，還是後現代主義。

這大概不只是個類比——地域上的從局部到整體，從沿海到內地，從南到北——文學活動猶如城市的歷史，有著漸層——地域及時間差，及移民的時間差，構造了文學史內在的、隱而不見的皺褶。

#### （四）現代主義跨界或流寓

這部分也涉及對馬華文學現代主義的解釋。如果說68世代是在大馬獨立發展起來的現代的主義（如張錦忠的解釋，張錦忠，1996<sup>24</sup>），

---

24 潘碧華從香港現代文學雜誌之大量輸入推論馬華現代主義頗受惠於香港現代主義譯介（潘碧華，1999）。同時受惠於港台現代主義也不奇怪。

那從1959年《蕉風》第78期的改版，和1953年紀弦《現代詩》的創刊，不過相距六年。據檢視，《星座》詩刊在旨趣上和其時台北的現代主義詩刊非常類似，部分供稿者也是其時台北詩壇的名流（如紀弦、羅門、洛夫等）。性質上歸屬為現代主義詩刊大概沒有疑義<sup>25</sup>。從上列的表也可以清楚看出，1963年在台北由留學生組成星座詩社距白先勇的《現代文學》之創刊不過三年，可以說直接接上了台北其時的現代主義風潮。而從他們的詩集來看，也是非常鮮明的現代主義，但並沒有明顯的中國風。相應的，李永平1967年從東馬到台北留學，也正值台灣現代主義的盛期。在那個反共並加速自我中國化的戒嚴的年代，歸國華僑李永平自然成了中國性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而九年後的1976年，溫瑞安等在台灣創神州詩社，和中國意識強烈、以胡蘭成思想為綱領的三三集刊在意識型態和美學傾向都非常接近。但其時正值鄉土文學論戰前夕；而三年前(1973)的現代詩論戰，台灣現代主義已遭中挫；彷彿必然的，他們和「回歸現實」的一代（討論見蕭阿勤，2004）擦身而過。

非常微妙的，溫任平、溫瑞安兄弟1973年在馬創辦天狼星詩社，正是以余光中為其精神領袖的。即使是詩社之名「天狼星」，也取自余光中的同名長詩。他們不止接受了余光中的中國情懷，也接受了余光中式現代主義——濃烈新古典主義的民謠風，受新批評洗禮的純正中文執念，流亡詩人的文化鄉愁與浪漫情懷。對中文文學感性的強調、古典中國的著魔、以新批評為基本教養，從溫任平的散文集《黃皮膚的月亮》、評論集《精緻的鼎》及溫瑞安的所有著作都可以清楚看出。相對於68世代及星座詩社的西化傾向，天狼—神州在意識型態上其實和李永平非常接近。相對於台灣「回歸現實」的一代逐漸形成，他們卻偏向三三集刊的立場，回歸想像的本民族文化。國內情勢的全面馬來化，讓這些敏感的青年響應流亡政府的召喚，重新接受該已成歷史遺物的華僑身分——流落異邦被欺凌的悲情中國人（溫瑞安

---

25 當事人的回憶：「《星座》像《現文》一樣，提倡現代主義，積極介紹理論和新詩潮」（陳鵬翔，1992：70）。

「龍哭千里」)。

這不同層次的現代主義，和馬華文學自誕生之日始就被界定為反映現實、文化啓蒙、政治功能大於藝術功能的傾向大異其趣，奠定了其後馬華文學文字感性的基礎。相對於1960、70年代趨於癱瘓妥協的馬華現實主義（自認為最反映現實的一群本土作家），這些境外馬華現代主義（即使陳瑞獻周維介也因馬新分離而成爲「境外」）爲馬華文學之免於被馬來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悶殺提供了一條出路。

但台灣的現代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流寓的產物。不論是白先勇《台北人》「舊時王謝堂前燕」的詠懷傷世，郭松棻的自我放逐，還是王文興的破中文；更別說軍人作家的現代詩！雖然現代主義文學往往宣揚美學至上、以自身爲目的；也一向被本土論者指控不反映社會不反映現實、買辦文化、西洋文學的仿冒品。然而1950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形成於50年代白色恐怖、戒嚴高壓最嚴酷的時刻，一如它的前身，在30年代上海，既是都市化也是國共內戰最慘烈的時刻。大馬華文文學的現代主義亦然，形成於種族政治最嚴酷的時刻。有這樣的背景，作爲其前景化的部分，怎麼可能不是徹底政治的？

## （五）皺褶二：流寓／文學在地化：文學史重層

再從歷史時間來看，兩地文學史存在著近似的結構。

除了被殖民狀態的他語或多語特區之外，流寓與地域化之間的交錯幾成歷史的規律。譬如台灣文學史上的鄉土文學問題，不論是1930年黃石輝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1941年冀寫實主義論爭、1947至49年間「橋」副刊上關於台灣文學定位的論爭、1977年的鄉土文學運動，這反復重演，涉及的都不只是文學本身的問題，而是涉及文學的政治定向及台灣的歷史命運。難以避免的，其中必然涉及分離（自決）／統一（祖國或殖民母國），除了冀寫實主義論爭是有著與殖民者的統合之一極的傾向之外，分離／統一乃是基本的結構。這是典型的無國

籍狀態。

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馬來（西）亞。不論是1927至1930年南洋文藝、地方色彩的提倡，1932至1936年馬來亞文藝的命名乃至1947至48年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論戰，在發生的時間及問題的結構都極為相似——台灣性之於馬華文藝的獨特性——馬華文學的獨立自主（帶有左翼背景，以地域特性為絕對保障，鄉土文學），相對於中國傾向（僑民文學／流寓）。<sup>26</sup>除了共產主義第三國際在地的國際主義戰略考量之外，從身分認同的角度來看，這和華人從華僑到華裔的過渡是一致的（崔貴強，1989），為了免於作為中國文學的支流、附庸、海外版、聊備一格的異國情調。證之於台灣1977年再度爆發的鄉土文學論戰，似乎足證民族國家文學之路可以解決台灣文學的「無主體狀態」，猶如民族國家之路可以解決台灣的主權未定狀態。但果真如此嗎？就後者而言，於勢，迄今無解；文學仍只能自求多福。即使文學率先宣佈獨立，自封台灣民族文學，也難免自欺欺人，本質上依然無國籍。相應的，馬來西亞即使國家獨立了，華人擁有在地國籍，文化文學仍難免於被國家機器驅逐在馬來民族—國家文學體制之外，根本不管它是採取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在地化鄉土文學策略（即使呼喊本土，也無土可本，源於先天的非土著身分），還是文化懷鄉的書寫策略（自喻流放，無土失根，漂向內在中國）。語言文字，即是非我族類的表徵（黃錦樹，2004a）。故而鄉土文學／流寓感的兩極對立並沒有因國籍問題解決而解決，只是表現得更為隱蔽。非常微妙的，被譏為為藝術而藝術、不反映現實的馬華現代主義正誕生於那樣的時刻，而且內部也包含了前述的內在分歧（中國性／在地）。

著眼於在地化問題以求取台灣性或馬華性，是企圖著眼於凝固下來的部分（落土而成為本質）；但還有另一種看問題的角度，結構的

---

26 長期以來執教於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的楊松年教授即以中國意識／本地意識的交替為結構來結構化馬華文學史（楊松年，2000）；荒井茂夫則以華僑／馬華化命名了類似的結構，但更重要的補充了國共政治活動的相應背景——馬華文學的在地化主張源於共產國際的地方化鬥爭策略（1999）。

另一面：審視流寓的反覆。

不難發現，不論台馬，流寓也在結構性的重演著<sup>27</sup>。它和移民及中國的大政治變動有直接的關聯。以台灣而論，明鄭時期的明遺民、清領以後的文人仕紳之流寓、1949年前後的國民政府大撤離，都是顯例。那是移入。1950、60年代後迄90年代的赴美留學潮（及其間逃避政治迫害的異議分子），則是移出。相對於馬華在台，它的規模顯然大得多。而且這些長期滯美（擁有另一個國籍或雙重國籍）的文人，不少已是台灣文學史上的經典大家（或至少是重要作家），如白先勇（退休返國）、郭松棻、劉大任、李渝、張系國及退休後方回返定居的楊牧等，盛年的重要作品都寫於「流寓」，從其居住國的角度看，大部分作品都是「懷鄉文學」（以台灣為背景或情感中心）——而從故鄉的角度看，卻是不忘故國之思，堪稱境外鄉土文學。但因為他們的作品普遍發表、出版於台灣，總讓人忘記其身境外（包括楊牧《山風海雨》的愛台灣轉向），倒也足證境內境外就文學而言根本就不是什麼重要問題。但如果意識到流寓者懷鄉無罪，那就沒必要去批判清算外省懷鄉文學、馬華僑民文學、在台馬華文學的相似傾向，那不是同一回事嗎？相應的，有著巨大文學影響力的張愛玲、胡蘭成的在台作品流寓，也是不容抹煞的文學事實，如果有所謂台灣性，它反而讓多元台灣性成為可能。然而線性的文學史敘事其實容不下這麼多的皺褶和分叉（曲徑分岔的花園），它違反了意識型態抗爭的單元性，也違反了政治敵我切割的明晰性。

另一方面，一切流寓（往台灣的流寓自也不例外）都有一個適應的過程，那和居住的時間短長及世代有關。古老通例，遺民不世襲，移民亦然；「日久他鄉是故鄉」，故而不論是明清時代的早期漢人移民（本省人的祖先）還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第三代，都持續在在地化（一如飽受歧視的大陸新娘外籍配偶）。社會人類學家陳其南早就指出移民社會存在這樣的規律：

---

27 馬華的情況參黃錦樹(2004)、張錦忠(2003)〈緒論〉。



漢人社會愈是歷史悠久而社會愈是穩定，就愈傾向於以本地的地緣和宗族關係和社會群體的構成法則；愈是不穩定的移民社會或邊疆社會，愈傾向於以祖籍地緣或移植性的宗族為人群認同標準。（陳其南，1989：125）

就前者，他名之為土著化。其實是個簡單的道理，不過是因地制宜，做在地的調適。文學文化的發展有類似的規律，這也涉及書寫者的經驗結構——尤其是遺民或移民第二代，其經驗結構、情感結構勢必以其成長之地為主導。

以下就其異同做更精簡的結構表列：

表四、結構上的比較（共同歷程）

原因	台灣文學	馬華文學
流寓（清代）	遺民文學（明遺民）／ 流寓文學（官員士人）	流寓文學（流寓或過境之 文人）
淪為殖民地 （外語書寫，政治強 勢語言） 回歸中國者	殖民地文學 （日語，日本殖民）	殖民地文學 （英語，英殖民，高等華 人；馬來語，土生華人） 在地化
流寓（1949年大遷徙）	外省流亡文學	南來文人之創作
求政治自主性 （與中國文學區隔）	鄉土文學 （本土性／台灣性）	鄉土文學（馬來亞文藝） （馬華文藝的獨特性）
現代都會形成	都會文學 （50年代以降，台北） 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 在地化	都會文學 （70年代以降，吉隆坡） 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 在地化
留學或移居 （60年代以來）	境外流寓 （美，日、中）	境外流寓（台）
其他語言經驗	華語、台語（創制中，共 同語？其他族群及方言群 淪為少數族裔？大閩南共 同體的悖論）、客語、原 住民語、英語等。	馬來語（華人作為少數族 裔）
無國籍之因	國共內戰的延伸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中文代罪 族群私語（境內放逐）	華文不被單一語言民族國 家的國家機器接受為官方 語言 族群私語（境內放逐）

如果往下伸論，理論上不止流寓者及其後裔有在地化（因地制宜）的現象，即如台人日語文學、都會文學、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也都有類似的問題——因地制宜，程序系統瓦解重組，吸收在地資源而在共性之外顯現差異，一如現代主義之出現中國性——現代主義（白先勇、余光中、李永平）、翻譯現代主義（七等生、王文興）、鄉土現代主義（王禎和、舞鶴）。

從多皺褶系統（張錦忠的複系統）的角度來看，如果要談甚麼台灣性或馬華性，就像琥珀，裡頭有雜質（昆蟲）的才有價值。而單元因果敘事的文學史敘事安頓不了這些皺褶，必須是多歧路的敘事。以這樣的觀點，鄉土文學的地域保障名額不過是權力佔位，驅除流寓的強悍生產，以意識型態（「忠誠」）來掩飾它文學上的窳弱。

#### 四、在台馬華文學的可能趨向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以列出在台馬華文學結構上的可能趨向。

表五

題材取向 風格取向	純粹文學符號	馬來西亞經驗 (材料)	中國意識強烈	台灣經驗 (材料)
美學化（浪漫化）	李永平 《吉陵春秋》	王潤華 張貴興 鍾怡雯 陳大為	李永平 《吉陵春秋》 林幸謙 辛金順	鍾怡雯
寓言化		李永平 《吉陵春秋》		李永平 《海東青》
較明確的指涉（歷史現實的象徵介入）		李永平 《拉子婦》、 《雨雪霏霏》 黃錦樹		李永平 《海東青》
肯定或意識型態批評（從不同在地觀點看）	文學母題操作／皆是皆非——美學化之極致or缺乏現實感、地方感	馬華文藝的獨特性or流寓懷鄉？	中國性（文化懷鄉？）or不愛故鄉	台灣性？or忘鄉？

關於上表，有幾點說明。一、美學化、寓言化、較明確的指涉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程度上的漸進重疊；又如李永平的《吉陵春秋》既被同時列入前述三項，應該就不是「純粹文學符號」。但正因為文學符號上的「純粹」（不透明性），反而讓它有了多種解釋的可能。二、另外，書寫馬來西亞經驗或題材，從台灣的觀點，不過是另一種流寓；但即使從大馬自稱本土派的那些人的觀點來看，也不夠在地——不夠土味，文字及技術太好，太美學化——其實是不夠愛鄉，也寫得不夠不好。因為離開了，也因為文學感性與文學教養完全不同。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自始就是個準愛國主義的政治概念。在台而不寫大馬，那就更不可饒恕了。再加上國籍問題，被逐出馬華文學也不奇怪。反過來，因為比外省人更其外省——近於外勞或外籍配偶——先天的沒有台灣意識、沒有資格愛台灣。就台灣民粹論者而言，自然歸屬於台灣文學／台灣性的定義之外；但即使對於態度較為審慎的台灣文學史書寫者或台灣文學研究者而言，也不免是難以理解（因為集體經驗上的差異）或難以處理的異質存在，不免呈現為台灣文學（史）內部的褶痕，被無聲的消化，或被低調處理，或存而不論的他者。

作為小流寓群體，在台馬華文學顯然介入了台灣文學史的流寓結構，既在內部又在外部。一如不同歷史階段的流寓，都是既內又外的兩屬及兩不屬。雙重的有國或無家；雙重的寫在家國之外。對馬華文學史而言也是如此，既外又內，既內又外，處於可疑的位置。可能是兩屬，但也可能只被擠在兩者重疊的微小陰影地帶，漂流在兩個無國籍文學之間。但它屬性含混的存在狀態，不也正是那兩個無國籍文學存有論上的隱喻？

從上述結構圖中也可看出，意識與題材的分化有其結構的必然性，不是甚麼罪過。從多元、表述及言論自由的立場來看，也應予以尊重。真正的罪過是寫出壞作品，並且從政治角度給予保障，破壞文學與學術場域應有的相對自主性。二十年來台灣文學史的民族史學混戰，不過是台灣認同分歧的反射與延伸，它造成的直接結果是，生產不出一部被普遍認可的文學史（教科書）。老舊的線性文學史框架，敲鑼打鼓的意識型態宣示，司馬昭之心的分期綱領，文學史書寫往往

直接滑向文學史書寫的暴力。在那樣削足適履的體裁棺木內，裝置的，除了如空難海難後殘缺不全的屍骸（或者拼裝過度的科學怪人）之外，還能是什麼？論證了台灣性或中國意識又如何？不過是讓同信仰者聊以自慰罷了。

與其讓文學及文學史內耗於兩種民族主義的交戰中，即使文學史在劫難逃，但是否至少能把文學從民族國家中拯救出來，以非民族一國家文學為新的起點？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Duara, Prasenjit (杜贊奇) 著，王憲明譯，2003，《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 Hobsbawn, Eric (E.霍布斯鮑姆)、Terence Ranger (T.蘭格) 著，2004，《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
- Tomashevsky, Boris (托馬舍夫斯基) 著、方珊譯，〈主題〉，刊於《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頁107-208。北京：三聯書店。
- 丁帆等著，2001，《中國大陸與台灣鄉土小說比較史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
- 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1998冬，《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
- 王德威，2004，〈後遺民寫作〉，刊於《印刻文學生活誌》13：111-37。

-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台北：台灣商務。
- 安煥然，1994，〈殖民統治下所形成的兩個文學特區：論台灣文學和馬華文學的源起發展與中國新文學運動之關係〉，刊於《文學台灣》12期，1994/12，頁212-213。
- 白少帆、王玉斌、張恆春、武治純，1987，《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
- 呂正惠，1988，〈評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刊於《台灣社會研究》1：221-232。
- ，1992a，《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
- ，1992b，〈台灣文學研究在台灣〉，刊於《戰後台灣文學經驗》，頁337-348。台北：新地。
- ，2002，《殖民地的傷痕》。台北：人間出版社。
- 呂興昌主編，1999，《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台北：前衛。
- 宋冬陽（陳芳明），1984a，〈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刊於《台灣文藝》86：10-40。
- ，1984b，〈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刊於《文學界》10：127-146。
- 李桂芳，2004，〈意識的偵防與歷史的夢魘〉，刊於《中外文學》第32卷第11期，頁13-35。
- 李慶年，1998，《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林瑞明，1987，〈台灣文學史年表〉，附於葉石濤編，《台灣文學史綱》，頁183-352。
-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2004，《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科技。
- 夏鑄九，2000，〈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刊於《台灣社會研究》40：47-82。

- 孫愛玲，1996，《論歸僑作家小說》。新加坡：雲南園雅舍。
- 荒井茂夫，1999，〈馬來亞華文文學「馬華化」的心路歷程〉，刊於《走向21世紀的世界華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頁333-376。
- 崔貴強，1989，《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1959》。福建：廈門大學。
- 張光正編，2000，《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
- 張錦忠，1997，《文學影響與文學複系統之興起》(*Literary Interfer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ry Polysystem*)，台大外文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2000，〈馬華文學繫年簡編〉，刊於《中外文學》第29卷第4期，頁346-352。
- ，2003，《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
- ，2004，〈文化回歸、離散台灣與旅行跨國性：「在台馬華文學」的案例〉，刊於《中外文學》第33卷第7期，頁153-166。
- 張錦忠編，2004，《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埔里：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 莊國土，2001，《華僑華人與中國的關係》。廣東：廣教育出版社。
- 莊華興，2004，〈敘述國家寓言：馬華文學與馬來文學的頓頑與定位〉，刊於《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頁75-93。台北：萬卷樓。
- 許南村（陳映真），1977，〈「鄉土文學」的盲點〉，刊於《鄉土文學討論集》，尉天驄主編，頁93-99。台北：遠景。
- 許南村編，2002，《反對言偽而辯》。台北：人間出版社。
- 郭惠芬，1999，《中國南來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1919~1949）》。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主編，2004，《赤道回聲：馬華文學讀本II》。台北：萬卷樓。

- 陳志明，1987，〈華人與馬來西亞民族的形成〉，刊於《亞洲文化》第九期，1987年4月，頁54-68。
- 陳其南，1987（1989訂正版），《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
- 陳芳明，1999，〈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刊於《點亮台灣文學的火炬：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7-67。
- ，2002，《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週邊》。台北：麥田。
- 陳俊榮，2004，〈新歷史主義的台灣文學史觀〉，刊於《中外文學》第32卷第8期，頁35-53。
- 陳昭瑛，1999，《台灣與傳統文化》。台北：台灣書店。
- 陳國球，2004，《文學史書寫型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
- 陳鵬翔，1992，〈校園文學、小刊物、文壇：以《星座》和《大地》為例〉，刊於《從影響研究到中國文學：施友忠教授九十壽慶論文集》，陳鵬翔與張靜二編，頁65-82。台北：書林出版公司。
- 彭瑞金，1989，〈寫有國籍的台灣文學〉，刊於《台灣文藝》119：4-5。
- ，1995（2003二刷），《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
- ，1996，《文學隨筆》。高雄：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
- ，1998，〈葉石濤的台灣文學評論和文學史〉，刊於《中外文學》第27卷第6期，頁8-28。
- 黃錦樹，1990，〈「旅台文學特區」的意義探究〉，刊於《大馬青年》8，頁39-47。台北：大馬旅台同學會。
- ，1998，《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
- ，2003，〈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政治的馬來西亞個案〉，刊於《重寫馬華文學史論文集》，頁115-132，張錦忠編（2004）。埔里：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 ，2004，〈出走，還是回歸？：關於國家文學問題的一個駁論〉，刊於《星洲日報》，14/12/2004。

- ，2006，〈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論馬華文學的創傷現代性〉，刊於《中外文學》第34卷第8期。
-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新加坡文藝協會，2003，《南來作家研究資料》。
- 楊松年，2000，《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 ，2001，《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企業公司聯合出版。
- 葉石濤，1979，《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
- ，1987（2003再版），《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
- ，1990，《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
- 詹宏志，1981，〈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獎得獎作品〉，刊於《書評書目》，頁43-60。
- ，1986，《兩種文學心靈》。台北：皇冠。
- 趙遐秋、呂正惠主編，2002，《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人間出版社。
- 劉禾，2002，宋偉傑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
- 潘碧華，1999，〈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對馬華文學傳播的影響（1949~1975）〉，刊於《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黃維樑主編，頁747-762。香港：中文大學。
- 盧瑋鑾，1987，《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
- ，1995，〈「南來作家」淺說〉，張寶琴、邵玉銘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頁397-410。台北：聯合文學。
- 蕭阿勤，1999，〈1980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探討：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刊於《台灣社會學研究》3：1-51。



——，2000，〈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刊於《台灣史研究》6(2)：77-138。

——，2003，〈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刊於《台灣社會學》第9期：1-58。

戴燕，2002，《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

## 二、英文書目

White, Hayden, 1973,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8,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 附註：

感謝《文化研究》編輯委員會的努力及外審委員的細心審查，其中外審一的重要的建議（如：是否混淆了台灣社會民粹運動者與台灣文學史書寫者對於「理想語文媒介」及「台灣文學」的觀點）已接納並修正於正文中。另外針對外審二的五個提問暫時先做個簡略的回應如下。

一、「非民族—國家文學」是否等同於「無國籍文學」？

後者的概念內涵比前者大。依本文立場，文學應否定或批判的質疑任何的共同體概念，甚至不止「國家」、「國籍」。

二、談「非民族—國家文學」是否意味著進入「後民族—國家」(postnational)狀態？

文學上是如此沒錯。本文強調文學（及文學史）需從政治中爭回自己的立場。而不是彷彿理所當然的為後者背書。五四以來的漢語文學，（不限地域的）幾乎都被國族給綁架。

三、「無國籍文學」的「無國籍」是暫時的、權宜的呢？還是永久的？是不是從此不談國籍——即使有朝一日獨立建國了，或者統一了？或者（如馬華文學）被納入國家文學了？

這兩個假設性的問題目前看來都不具實現的可能性。但即使在虛擬語態裡實現了，我覺得文學必須依然故我，那當然不可能是暫時的，因為那是文學自身的動力來源。

四、「非民族—國家文學」應該如何處理具有民族主義色彩（如反帝、反殖民、後殖民、後帝國）的作家與文學作品？

擺在「非民族—國家文學」的框架裡，前述（如反帝、……）的問題就變換成別的問題，或（暫時）解消了。眾所周知，論述者總是用論述框架來再生產對象，而不是被動的反映對象。

五、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型態，作者提出的「多皺褶系統」、「多歧路」觀點，甚至「非民族—國家」的新起點，不也是意識型態？其實任何文學史都無法免於意識型態，問題是什麼樣的意識型態或如何部署意識型態而已。

誠哉斯言，不過任何工具或立場都有（相對的）好壞之分，不能一概而論。這篇文章不過是提醒同行們，台灣作為多族群的重層移民社會，文學（或關聯的思想意識上層建築）生產都是極端複雜的現象，不可能用任何現成的簡易架構（尤其是單一主線因果的敘事）來處理，即使是描述。再說，就移民社會而言，台灣其實也不見得那麼特殊（文學議題諸如本土／外來，殖民主義，鄉土文學，政治傷

痕……)。但廣泛的比較（諸後殖民國家，譬如菲律賓、印尼、韓國之類的鄰國；南亞的巴基斯坦、錫蘭；以色列、伊拉克等中東國家；哥倫比亞、巴西、秘魯之類的拉丁美洲國家；塞內加爾之類的非洲國家；千里達、牙買加之類的中美洲國家等）還沒有開始。迄今為止的台灣文學史論述令人吃驚的欠缺比較視野和外部觀點。這也許是最致命的意識型態問題。

不管本文的提議是不是也是意識型態，重點在於它是否較能對應複雜的歷史現象。我想任何的論述在功能上都是如此。但學者們實不該都在找一些簡易架構。

